



第二〇三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帕尔先生

(印度)

理事国：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分发的。 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 12420)

主席：突尼斯和尼日利亚代表曾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征得安理会同意后，邀请突尼斯和尼日利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的议席有限，我请突尼斯和尼日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尼日利亚代表哈利曼先生和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十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谨请安全理事会在现时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姆·约·马卡提尼先生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戴维·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编号 S / 12423 的文件分发。

(突尼斯)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马卡提尼先生和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安理会会议进行的适当时候请马卡提尼先生和西贝科先生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会议，是应突尼斯常驻代表以非洲集团十月份主席身分在十月二十日的信中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要求(S/12420)。

安理会理事国面前还有由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共同提出的四份决议草案，分别载于S/12309、S/12310、S/12311和S/12312号文件。此外，我要请安理会注意S/12422号文件，其中载有斯里兰卡常驻代表十月二十一日给秘书长的信的全文。

第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他要以非洲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今天邀请我以非洲集团主席身份来说明本集团对南非局势的意见。作为突尼斯人和非洲人，我们特别感到高兴这次会议是由印度这个第一个谴责种族隔离罪恶的国家来担任主席。

主席，在我十月二十日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身分所写的信中，我曾请你召开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南非问题，南非局势本已极端紧张，不容忽视，而最近的发展更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的紧急行动。

我显然不需要在这里说明这个问题的由来，因为这个问题与联合国本身有一样长久的历史，而且，主席先生，它还是由贵国代表团提议列入大会议程的。

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审议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六〇年，当时突尼斯是安理会理事国，在发生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后，立即将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现在我不打算追述到那么久远，但是，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自从大会上届会议就南非的种族隔离及

其有害影响通过了好几项决议之后，这个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通过了第31/6-D号决议，其中请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紧急行动，对南非实行军事制裁。

此外，大会第31/6-K号决议敦促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步骤，以达到使外国资本停止对南非进一步投资的目的。

不幸，大会的呼吁并没有人听从。国际社会所主张的有力行动也没有获得通过。更糟的是，南非利用这种情况，加紧进行其镇压行动，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企图设立更多的班图斯坦，并毫无顾忌地对邻国发动攻击。

同时，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审议南非问题。不过，该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辩论宣布暂停，以进行较广泛的协商。可是过了七个月，仍没有就南非问题采取具体行动。

我们又再度看到大规模的镇压措施，比以前更蛮横无理。这种措施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主张对话与和平抵抗的白人和黑人，正如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所说的，其目的显然在立即阻挠任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并制造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结果可能使整个地区陷入暴力和对抗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能欺骗自己，以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会愿意真心改变其种族主义的态度了。事实上，过去几天来的事件已暴露了南非领导人今后的真正意图：就是重申种族隔离政策；对我们这些抱持万一之想的人来说，这就提醒我们继续幻想是没有用的。不仅如此，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所显示的一套做法，很明白地证明是与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哲学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对许多黑种人组织和新闻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就是索韦托大屠杀和谋杀监狱中的史蒂芬·比科行动的继续。这些行动特别令人不满，因此，立即引起了强烈抗议，遭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甚至对种族隔离政权最容忍的国家都加以指责。

(突尼斯)

我们非常关心地注意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明白加以谴责，而且有些国家为了表示不满，召回了它们的大使，虽然只是暂时性的召回，对此我们很感满意。

这些谴责和声援，尽管似乎表示得迟了些，却是非洲国家认为不可忽视的讯号。不幸的是，谴责虽然有它的作用，甚至有其必要，但在目前情况下，仅只谴责是绝对不够的。南非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对该地区，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要避免任务失败，就必须放弃观望的政策。自三月二十九日到现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有四份由安理会的三个非洲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审议这四份草案。有人说这些决议草案的目的在恫吓，还有人说这些决议是万应灵药。事实上，这些草案既没有恫吓的目的，也不是万应灵药；我们必须根据安理会上次辩论南非问题以来所发生的事件，从适当的角度来看这些决议草案。

例如 S/12309 号文件执行部分第 3 段：

“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

“(c) 停止对和平示威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滥用暴力，停止在拘留所进行谋杀和对政治犯施用酷刑”，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同时想到不到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史蒂芬·比科死亡事件，我们心里会感到不安——至少希望我们有此感觉。我不敢说如果通过了该项决议，比科就不会死，但至少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答案。

其他几项决议草案也是同样的情形，没有一项是对比勒陀利亚特别苛刻的。内中主张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唤醒世界舆论和南非的白人而作出的最低要求，目的在让南非白人知道，他们领导人的行为带来了怎样严重的情况。非洲要求不给索韦托的杀人犯任何军事援助，这绝不能说是过激措施。

(突尼斯)

我不知道安理会的犹豫不决和拖延手法是不是鼓励了比勒陀利亚政府的作为。可是，在白种人少数举行选举的前夕，必须让这些人知道，联合国已决心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已经忍无可忍，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现在已准备采取履行其责任的行动。犹豫迟疑，逃避责任，都只能助长白人中最疯狂分子的气焰，损害他们当中人数日增的醒悟的人的利益。

我们深信，现在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联合国若不迎头痛击比勒陀利亚最近的挑战，就不可能在南部非洲的任何地方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并没有建议用宪章所规定的合法的执行行动的暴力来对付种族主义的暴力，我们只建议在经济领域以及军事和核合作方面，以行动来表现最低限度的团结。

安全理事会继大会之后，已经进行了好几次辩论专门讨论南非的局势。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和镇压行动每次都受到谴责。鉴于目前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冗长的辩论。对于那些措施加以谴责当然是欢迎的，不过，安理会面前载于三月二十九日 S/12309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的第一段内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非洲集团要我向安理会表明的，是希望安理会一致通过面前的决议草案，由此对处于种族隔离压迫下的南非人民有所帮助。我们深信，南非人民必将战胜种族隔离制度。

(贝西科先生)

主席：谢谢突尼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载维·西贝科先生。理事会今天下午早些时曾向他发出邀请。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西贝科先生：主席先生，对我们这些曾在殖民统治或白种殖民占领的枷锁下生活的人来说，你的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好榜样。印度是战后第一个降下英国殖民主义旗帜，自己站起来，加入世界自由独立国家行列的国家。如突尼斯大使已经指出的，主席先生，你的国家是最先在联合国提出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即种族歧视法律的问题国家。从那个时候起，本组织就一直继续不断在审议这个问题。

希望安理会宽容忍耐，让我先提一提安理会一个重要理事国的代表，在我们第一次出席会议后在非公开的谈话中对我说过的话。

这位代表对我说，在听取了我们的发言，稍迟又耐心地聆听了沃斯特代表声色俱厉的发言之后，就他个人而言，他已毫无疑问地知道谁有资格管理南非。

凡是见过泛非洲人大会主席，芒加利索·索布克威的政治家或客观的记者莫不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有必要的政治智慧、威望信誉和正义感，足以消除三百多年的压迫强加于非洲人民身上的深重创伤，领导我们整个国家，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迈向和平和繁荣。

目前，强加于我国大多数人民头上的是一个由一批恶霸带头的政权。这批恶霸，正如他们自己的报纸《德兰士瓦人报》上星期所说的，因为不敢面对政策失败引起的后果，所以故意把南非引上通往种族地狱的道路。沃斯特和他的统治集团使南非陷入的灾祸一旦爆发，其毁灭火焰势必蔓延，到南非边界以外的地区。对世界和平，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无疑的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世界和平的重大责任，每当和平受到明显的威胁，如南非当前的局势，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神圣责任是要迅速加以处理。

按照沃斯特的警察头子吉米·克鲁格的说法，因为上星期至少有16个阿扎尼亚人民的群众组织和两个由白种人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团体在南非搞革命，所以

(贝西科先生)

种族隔离政权不得不采取严峻手段来予以对付，同时认为有必要禁止两份黑人报纸，即《世界日报》和其姐妹报《世界周末报》。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采取措施对付反对种族隔离者的同时，又大量逮捕、拘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其中《世界报》的编辑，珀西·科博扎，尽管沃斯特政权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但是对反对该政权的白种敌人的手段却相当温和，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沃斯特政权只对《东伦敦每日快报》的编辑，勇敢的唐纳德·伍兹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长，拜尔斯·诺德，加以软禁和禁止他们活动。

阿扎尼亚的现状是，被压迫的黑人群众已经到了无可忍的地步，因此，在以行动来表示他们不愿再受践踏，决心推翻压迫。去年六月十六日，索韦托的儿童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成为世界公认的阿扎尼亚人民争取自由的象征。他们赤手空拳，用石头、棍子、玻璃瓶和其他简陋武器，来抵抗南非法西斯准军事性的种族主义警察的机关枪，装甲车和其他精良武器。他们的勇敢斗争已成为全国其他爱国人士的榜样。

尽管野蛮的屠杀使一千多名黑人包括四岁的儿童丧失了生命，群众运动运是风起云涌，他们在城市，在乡村，在市郊黑人居住区，在可恨的班图斯坦，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反抗浪潮。到后来，沃斯特政权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阿扎尼亚的人民正在全国各处起义。种族隔离政权深怕这种起义会变成全面武装斗争，所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迈出了使本来已经严厉的法律从此更趋残酷的第一步。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永远禁止黑人的群众组织，包括黑人会议组织和南非学生组织。此外，克鲁格告诉新闻记者他不打算审问被拘留者，根据《华盛顿邮报》昨天的报导，科博扎先生在他的夫人前往莫德尔贝拘留监狱探问他时告诉她，公安警察说被拘留者将不受审问，一直监禁到明年八月。

从上周三到上周末，一共有200人被拘留。其中有黑人会议组织全国主席，拉奇迪·哈拉库；南部非洲路德教会的一位主教兼黑人家长协会主席马纳斯·布西莱齐博士主教；一位杰出的医生兼索韦托十人委员会主席恩撒托·莫特拉纳博士一

(贝西科先生)

这是莫特拉纳博士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以来第二次被拘禁；还有一九七五年黑人复兴全国大会的召开人，现任南非天主教主教会议代理秘书长的斯曼加利索。穆加特西瓦等杰出的阿扎尼亚人。今年年初宣布穆加特西瓦将受软禁和其他限制，为期五年。

这些人士和其他被拘留者都被诬称为共产党煽动分子。珀西·科博扎是一位有神学学位的虔诚天主教徒。就是当我们同在索菲亚敦黑人居住区上学的时候，他也绝对不能被称为激进分子。他的报馆被关闭，他本人被逮捕，只因为沃斯特及其党羽认为属于南非矿业公司的《世界报》所载的文章是共产党阳谋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都知道，赫拉库、布西莱齐、莫特拉纳和穆加特希瓦，还有其他几百人坐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生活在种族隔离殖民主义下的黑种人的无人不知的不满，这是一种民主活动。沃斯特冒用一些国家的名义讨伐共产主义，而在这些国家中，这种民主活动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珀西·科博扎和唐纳德·伍兹的“罪名”，是因为他们忠实报导了黑种人的不满，并且报导了与他们一同被拘留人的意见，而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行使了另一种上述民主国家中的基本自由。

根据英国广播电台对外广播今天早上的报导，在南非，人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目前这场辩论是对种族隔离政权从未有过的激烈辩论。世界舆论急剧转变，声援南非几百万被压迫的人民，这是南非政权也承认的。克鲁格在新闻记者访问他时说，南非内阁在决定大规模的施行禁止和大事逮捕以前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采取了种种严厉措施。

人人都知道，沃斯特完全理解到他已使他那些有代表在此出席会议的传统贸易伙伴和老盟友在外交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他精确地算准了采取罪恶行动的时刻。这些国家要保证它们关于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倡议取得满意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有求于他所以沃斯特就恐吓这些国家，如果他们不象以往一样投反对票，以阻挠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各项强制性决议，他就要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不合作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贝西科先生)

这个种族主义恶棍对安全理事会中同他谈判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问题的五个西方国家所采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敲诈勒索。他所要的赎金是再多三张否决票，以阻止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这完全是敲诈勒索的行径。

教我们决不能对勒索者让步因为他们是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正是西方国家。它们将如何应付这个无耻的勒索者，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当然，我们注意到波恩、伦敦、渥太华，巴黎和华盛顿纷纷作了严峻的批评，也注意到一些方向正确的小步骤，例如召回大使，但是，必须记得沃斯特不是一个只需轻加训斥的少年罪犯，而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他现在又显露出另一种犯罪本性：恬不知耻地敲诈勒索。沃斯特是一个危险的强盗。阿扎尼亚人民向曾经宣布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罪行的国际社会要求它伸张正义，如果要减少我国境内和边境上的流血事件就不能再对这种要求迟迟不予置理。因为这是不能避免的。

也必须记得，无论国际社会是否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惩罚措施，阿扎尼亚人民和解放运动都决心加强斗争，直到我国人民恢复他们的政权和土地为止。面对这种情况，沃斯特不仅采取了我们都已熟悉的严厉措施，还在取得了制造和部署核子武器的能力后，准许其法西斯军队去侵犯他认为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构成危险的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他在大约两个星期前诬控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训练阿扎尼亚游击队，这是他惯用的伎俩，预告他将执行他的万恶计划，对独立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白种人殖民主义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

我们认为，安东尼·刘易斯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中所说的，不仅适用于他的总统和他的本国，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也影响到美国的所有盟国。他说：

“卡特先生试图使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在外交事务中重新取得地位，这是不无危险的。因为南非政府声称他们也维护这些价值观念。．．．．．如果美国似乎对这种荒谬的论调表示默许，那么卡特的政策就不值得受太认真的看待。”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第29页）

(贝西科先生)

我们很重视我们在安理会中的朋友。他们过去在这里的表现，在大会和其他场合的发言，在在都使我们相信他们将支持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中所建议的行动。我国人民永远感激自由的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北欧国家给予他们的支持。他们以行动表示了感激之情，不惜作出各种牺牲，艰苦斗争，以求消灭实行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在其中《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联合国——在座各位的组织——的各项原则都将得到尊重。

我们一贯致力于说服英国、法国、美国和它们的盟国，希望它们改变态度，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起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

最后，我要指出，沃斯特不仅在上个星期采取了放肆行动，而且他还意图通过十一月三十日的“只许白人参加的选举”建立一个由他自认“元首”的种族隔离“帝国”，这都是可忧的征兆，所以国际社会应当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通过联合国来恢复其固有的威信。这场辩论结束时必须通过决议，为各种运近目标铺路——只是铺路——，首先是立即宣布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全面禁运武器；接着是收回投资，同时对南非采取贸易和其他经济制裁；在体育和文化方面使种族隔离政权陷于孤立；停止进行一切合办的科学计划项目和科学交流计划项目；使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外交上完全陷于孤立，以期至终推翻白人少数统治，使阿扎尼亚成为一个民主的，不分种族的社会。

否则，沃斯特就会宣布，你们同他“毫无关系”

主席：谢谢西贝科先生对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散会